今天：尋小廣告想買住宅

「日夜可以洗三次天然溫泉？」小周在返東京的車中說：「幾時看期天，六七八月，住他兩個月！」我說：「即以伊豆長岡洗，你看，和洋旅館，無一不好；市上也有段繁盛的酒菜區，可是要你我眞住十天，保險你會悶死了，何況有飛快車站，立刻可以上東京呢？」

「爲什麼悶？性的煩悶？」她大胆地說，車已過大野，還有二十分鐘到新宿了。

「你我昨今兩天不是實習蜜月嗎？也利用了天然溫湯的裸浴，增加了快樂，決沒有性之苦悶！但還是想回東京。這就因爲你我是都市——尤其是資本主義大都市生長的。就是今日的北京、上海，也會使你我苦悶，因爲長岡雖好，却無奶多俱樂部晚舞場，過去一點，到熱海，東西方人都喜歡的洋場溫泉市，便不會悶了。性之苦悶，是很可怕的。」

「這是眞話，如果我一個人住這麼好的溫湯山區，有酒有肉，如果七天沒有人肉吃，也是一定會見到男人，就想搞的！」她眞直言，幸而聲音低，又是說中國話。

「後天走吧？明天禮拜一呀！」她在新宿出站時要求，我正順手買了份午刊每日新聞——香港有颱風掠過……。三號風球！

譯給她聽：「可以放一天假，而且禮拜二後天，大可晚班飛回——如果風在海南島登陸後，香港仍在狂風暴雨中……呀！廿多三十小時沒停雨！」她興奮極了，我們上車直返新橋頭的「銀座第一大酒店」。取了存物，住了另一間七樓雙人房，但只一大間和浴室。

冲凉後，同下到二樓吃喝一點，現在是午後三點。她提議：「今晚好好去新米卡多看歌舞表演，晚餐，然後跳舞狂歡！」

「爲什麼？過聖誕？」我們慢慢飲啤酒，她望住我，神色忽然悽然說：「試驗蜜月完了呀，而且你就快作住家男人了！一個男人，精力在青年時，也不易應付一個以上女人的。我忽然感覺你我有可能完結了！」

「不要這樣想，更不用說這些。我知道你一百分信任我……不然你不會將遺產現金全交了給我的。」她忽然打開報紙要我譯——。」她靜聽着：「公爵園邸分建爲五，內部現代裝備全電化，楠木原殿廳，各有百餘古梭、花木等。澀谷區壽比司南都電站，步行二十五分鐘——有巴士。」

記日紀經書生

文田子寿・昼・黄鶴

一〇六：波地馬沙池

杜德竟然如老僧入定，雙目緊閉。碧琪亦不理他，同他搽香梘，卒到滿身泡沫，又替自己搽香梘，亦卒到滿身泡沫。

不久，杜德覺得背上有兩團柔軟而又充滿彈性的物體，師來師去，眞有說不出的過癮處。杜德忽然詮到那兩團物體，惕然一驚，想企起身。

誰知碧琪兩手一搭他肩膊，用力推他坐低。

碧琪曰：「你又想去邊啫！」

杜德曰：「阿碧，你唔好咁喇。」

碧琪曰：「唔好？點解呀？德哥，你去過泰國嗅？」

杜德曰：「去過。」

碧琪曰：「聽講泰妹一個個都識波地馬沙池。」

杜德曰：「然乎？我不知。」

碧琪曰：「乜你冇去幫襯耶？」

杜德曰：「冇，色情場所，我不會去。」

碧琪曰：「咁你聽過未？」

杜德曰：「聽就聽過，但未試過。」

碧琪貼身師了幾下，曰：「咁我同你波地馬沙池喇！」

杜德已經覺得丹田之下，興合合，就快着火，忙曰：「阿碧，唔好咁。」

碧琪曰：「我服侍你，咁都唔好？」

杜德曰：「阿碧，你這種服侍好難頂。」

碧琪曰：「都話你要練下忍耐力咯，嗱，不可再出聲，忍忍忍，知冇呀？」

杜德呼吸急促，越來越覺得頂不順。

碧琪在佢背上動作了一輪，忽然放了缸中之水，扳低杜德，叫佢仰臥缸中。

杜德一味話唔好，但人已瞓低，仍然瞇埋眼，碧琪竟然伏身其上。

杜德打個冷震，曰：「唔好，唔好咁。」

碧琪曰：「怕乜嗐，你忍不住乎？」

杜德咪咪然曰：「阿碧，我眞係忍不住。」

一〇六：不信對方是鬼

「即使是鬼，我也不怕，而且也一樣愛你的。」唐大衡刼平靜地說，「況且，人鬼相戀，古已有之，那該是多麼浪漫的事呢！小嫻，你眞會說笑話！」

「我是認眞的，爲你是鬼，那我又如何？」

「哈哈。」

「你別太說得輕鬆了，」她突然兩眼露出不尋常的兇光，「現在你還未相信我是鬼，所以就不怕了，若然你相信我眞是鬼時，恐怕你已嚇得面無人色，還敢說什麼鬼太太鬼丈夫的風凉話？大衡，因爲我的確是鬼，所以我們的緣份該盡了，我不能害死你呀！」

「你即使是鬼，也決不會害我的，那麼，我還怕什麼？」

「唉——」她的心忽然軟了下來，「你似乎是多情種子，那麼，我又怎會害你呢？我於心不忍！」

這世界中，又有幾多個男人會像我這樣風流的？哈哈！

陰陽之間

曼華

二二六：已過三十六年

「不忘記苴妹歌闌的提携是嗎？琦茜這句問話是帶多少酸性。」

「任你怎麼說。」他做了個無所謂的神態。

「就不理會上流社會的人怎麼說你？」琦茜坐直身子盯望他。

「又不是上流社會的人，爲什麼要重視他或他們的話？」

「你已爬上上流社會啦！」

「沒時間去聽人家的說長道短，好像你任琦茜襟性的影片，上流、中流、下流社會，就不會說淡避開，只感激你扶植我在船廠做事！」

「她有說到和嘉禮的關係嗎？」

「我沒有在這方面追問她，她吐露的也不多！」

「我坐在嘉禮的舢舨上，他說他已和琦茜分開，她已搬回沙田居住了不少事，學會如何在上流社會打滾應酬！」

「我爸爸他很懷念你！」

「我也懷念師傅、師母。」

「有空你去探探他們吧！」她雙眼閃亮。

圓月在中天，度假邨浴在澄明的銀光下。金火和歌闌跟嘉禮、琦茜、佐先生佐太出別，他們踏着月華回居住的單位。歌闌不斷地探問琦茜在舢舨上說些什麼，他淡淡地說：「還不是一般的客套！比方我轉許她做了大明星，名成利就啦！她稱讚我竟能把一家船廠弄得走上現代化軌道……」

「這麼多，她沒問你和我的事？」

「問過，我淡淡避開，只感激你扶植我在船廠做事！」

「她有說到和嘉禮的關係嗎？」

「我沒有在這方面追問她，她吐露的也不多！」

「我坐在嘉禮的舢舨上，他說他已和琦茜分開，她已搬回沙田居住了。」

「他們——」

「只不過亂籠苟合，他們根本沒什麼名份証書，兩人玩膩了，便分開啦！」

二〇九：不知能活多久

「這樣好！」母親開心地笑了。「這樣，阿媽就放心啦！」

見到母親高興的樣子，薛雲芯心裡也感到一陣欣慰。

「在時裝店工作，也許辛苦點，薪金少點，但是，這不要緊，只要夠你自己用就行了。……」母親說，「兩個弟弟也都大了，他們自己可以照顧自己了。……至於我，是快死的人了，我知道我不行了，我……不會再拖累你們了！……」

「媽，你別這麼說！你好好養病，你會好的！」薛雲芯抓住母親瘦如木板的肩臂，眼中也充盈了淚水。

「不！」母親搖頭傻然苦笑。「你不必安慰我，你們不說，醫生不說，我也知道，我的壽命是……是到這時候了，我是不會再活多久的！……你來了，我很開心，現在……我可以安心地走啦！」

母親露出了一絲微笑，然後安詳地閉上眼睛。

「媽！媽——」薛雲芯搖着她的手臂，驚呼着。她又緩緩地睜開眼睛。

「我很疲倦，要睡一睡了！」她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到。她又閉上了眼睛。

薛雲芯坐在床前，凝視着一層皮包裹着一具骷髏頭骨般的母親的面容，心裡一陣酸楚、一陣鼻酸。

她在母親的床前呆坐了許久，最後，終於抹乾眼淚，黯然地離開了病房。

醫生說，病人現在活得一天算一天，他們也不知道她到底還能支持多久。

——爲什麼她的病發現得這麼遲，如果早點發現，也許就能救活她！

必鬼　夏志森

蜂風語言　倫敦

羊毛出自羊身

違例鹹書罰欵提高至百萬。好此道者將要付更高代價。

煩惱絲

部分染髮劑可能致癌。愛靚者又添煩惱。

總之係反

日本桜電廠疏散區僅限八公里。

反對者仍會有其他理由。

悔恨　方王

十四：租間房也不易

陳珍要搬走，首先是要租一個地方來住，她四出奔走，尋找地方，這才發覺，原來在香港，居住問題也十分困難，她想租一間房也不容易，一來租金太貴，二來是「有孩莫問」。初時她還不知道「有孩莫問」是怎麼一回事，後來走了幾個地方，經過一番交談，才知道這些房只出租給單身人士或無兒女的夫婦，還不能自己煲食。

經過幾日的奔波，使陳珍感到，在香港生活，委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當日想得太過簡單了。在陳珍租房期間，林浩已經找到一份工作做。那是在一間工廠做雜工。是雜工，而不是技工，有什麼辦法呢，他已經四十二歲，過去對這種工作從未接觸過，縱使他對機電方面有滿腹子知識，也及不上一個中三程度經過技術訓練的普通工人。

他只能找到一份雜工的工作，這需要體力而不需要技術，要担担抬抬，要流汗水。這一類的工作空缺最多。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，他可以加班加點，甚至做雙份工作，但對花氣力流汗水的體力勞動，就算可以多賺一點錢，也不會願意去幹。

林浩是一個求實的人，他沒有陳珍那麼多不切實際的幻想。在這一段日子中，他對香港社會有了初步的接觸，也有了初步的了解。這是一個英國人統治的殖民地，英國雖然最早承認新中國政權的國家，但在過去廿多年來，中國推行的國策，英國推行的是敵視政策，中英關係係談不上友好。而在一九六七年，香港的左派人士受到文革的影响，鬧過一場暴動，令中英關係十分緊張，香港政府與中國的關係也異常惡劣，四人帮倒台後，中港關係才開始解凍。但內地學歷資歷不被承認，這也是香港的一貫政策。

心關

刻薄成家（十四）

「不是阻我再嫁，阻我打牌，既然你的病，再也醫不好了，還是早死早着，怪回了不少藥費。」

李國興不堪一激，爆血管身亡了，樓宇、店舖、家財，全歸郭艷玲所有了。

她就是如此這般刻薄成家的。

城市之光

無聲的歌恋　文・年子　曼・家裕

情熱的他要我需

劉達蒂告訴母親胡澄清打過電話到公寓，不在才打到此地，母親不敢再問了。

晚上劉達蒂到「聖安娜」，楊太與史蒂文張都問起火燭的事。明天，劉達蒂又到史蒂文那邊練歌，又是他邀請的，練罷，他說要到琴行去看看，她與他同走。到琴行中，他買了些曲譜，她什麼都未買。出琴行，他邀她飲茶去，她說：

「我回去要候裁縫送衣服來，以後總有機會。」

「後天你來不來練歌？」他問。

「來來來。」劉達蒂想到後天可以與他飲茶，把李敬堂對自己有興趣這件事告訴他。

史蒂文又把劉達蒂送到樓下。

明天是公衆假期，劉達蒂與林佩佩飲午茶，是佩佩約她的，提到未婚夫似乎對她欠熱，已有多日不約她去開房，她已在調查中。達蒂聽了笑道：

「你主動要他去開房吧？」

「我不敢。」林佩佩說。

「你坦白對他說，已經感到他對你不熱烈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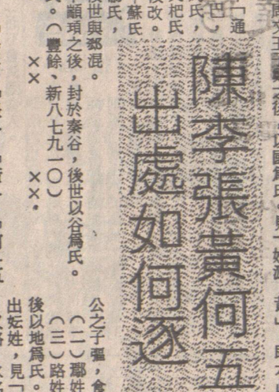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就是想如此，我很悶……」

「性的苦悶？」

「性的苦悶不算厲害，我需要他的熱情，現在即如此，結婚後前途危險。」

「你們今夜會面嗎？」

「我們看電影吃飯，早已約好。」



「他沒有變。」林佩佩說。

「梅開二度都不止吧？」

是公衆假，叔叔出房，劉達蒂有賽些，叔叔進浴室了，佩佩說：「這是我的多心，我應該對她信任！不過，我感到他在房中的經驗似乎比他的年齡所應有者豐富。」（二五九）

碧琪仇無　敦厚・文　敦長田

十六：爲國奔馳

周振邦道：「目前咱們缺之弓箭，難以偷襲，咱們最好能截其後軍，焚其帳，奪其弓箭！」

諸葛義連連稱妙，當下將人馬分成三隊，第一隊由其率領，楊永寧協助，率二千兵馬；第二隊由周振邦、鄧維友率領，亦二千兵馬；第三隊由陳萬里、竺紅姑、溫柳烟及侍茶等婢率領一千兵馬，分配停當，趁夜分頭前進，埋伏在龍虎山兩側。

瓦剌大軍在明陵過夜，次日一早，也先親率大軍再去攻城，後軍收拾營帳糧草時，陳萬與鄧維友之第二隊，見陳萬里所率第三隊立即衝入，由於被困，即由旁邊殺進去，陳萬攻其不備，明軍直入無人之境，陳萬里即令四婢率人燒營搶弓箭。

瓦剌兵不憚是久征慣戰之師，很快便站穩陣脚，組織反攻，由於他們人多，第三隊很快便陷於重圍中。陳萬里臉上塗着油彩，身先士卒，手持大刀左衝右突，擋者披靡；周振邦生意，當然也管不了子女，及至兒子出了事，然後才發覺，她一氣而病，身體頓時弱了下來。

大女兒自我寬得對家，遠嫁外邦，小姨柔淑卿，也將士多轉手，得士多沒有前途是事實，李國興也看到了，他聽信了郭艷玲之言，利用那一筆金錢，買了一層樓居住。郭艷玲一切計劃成功了。她深居不再出士多，士多伙記流動性大，因待遇低，李國興祇有天天留在士多內，再也沒機會出外玩女人了。

郭艷玲却天天伸手討家用，自我酗酒，夥同了街坊，日日打牌，什麼也不理。

兒子學壞，她管不了，女兒讀不成書，她管不了。另方面，李國興全心全意在照顧子出了事，然後才發覺，她一氣而病，身體頓時弱了下來。

大女兒自我寬得對家，遠嫁外邦，小姨柔淑卿，也將士多轉手，得士多沒有前途是事實，李國興也看到了，他聽信了郭艷玲之言，利用那一筆金錢，買了一層樓居住。郭艷玲一切計劃成功了。她深居不再出士多，士多伙記流動性大，因待遇低，李國興祇有天天留在士多內，再也沒機會出外玩女人了。

郭艷玲却天天伸手討家用，自我酗酒，夥同了街坊，日日打牌，什麼也不理。

兒子學壞，她管不了，女兒讀不成書，她管不了。另方面，李國興全心全意在照顧子出了事，然後才發覺，她一氣而病，身體頓時弱了下來。

李國興不堪一激，爆血管身亡了，樓宇、店舖、家財，全歸郭艷玲所有了。

她就是如此這般刻薄成家的。

石鎮・文　敦厚・圖

情熱的他要我需

海島日出　辛海

歌闌

無奇不有

通天曉先生：

早就聽說在我國遠寧沿海有個著名的「蛇島」，島上毒蛇數以萬計。未知道蛇島是怎樣形成的，爲什麼會有那麼多的毒蛇？

周世基先生：

蛇島位於遠寧省旅順西北的渤海中，距老鐵山角約三十公里，面積約一平方公里，海拔二百一十五米，地勢陡峻，多海蝕洞穴及灌木叢草。島上人跡罕見，主要活躍着的是蝮蛇，數量在幾萬條以上。

蝮蛇是毒性很强的一種毒蛇，牠嘴裡有一對毒牙，頭部兩側各有一對毒腺，咬人的肌肉一收縮，毒液便通過毒牙的空管注到人的身體裡。只要百分之幾克的蛇毒液進入血液中，人就會送命。不過，毒蛇却也有不少用處，牠能治惡瘡、麻風、赤痢等頭疾，蛇肉更是美味的食品。

蝮蛇並不能游水，那蛇島上的毒蛇又從何而來呢？原來蛇島是大陸島，本是與大陸相連的，後來由於地殼變動，相連的部份沉到海面以下去了，它才被隔離成爲孤島。蛇島面積很小，生活條件單純，無毒蛇在這裡不可能變成毒蛇。

蛇島與大陸隔離必定在大陸上出現了毒蛇之後，對於蝮蛇來說，島上的生活條件非常優越，土地潮闊，土層又厚又鬆，雜草和樹木繁盛，這些都給蝮蛇提供了很合適的棲息環境。尤其是在冬天，蝮蛇可以鑽到一米多深的地底下冬眠，不容易凍死。

另外，從蛇島的地理位置看，恰好是小鳥長途遷移飛行的中間站。島上的昆虫很多，吸引着又倦又餓的小鳥在這裡休息，而這麼多小鳥又正如成了蝮蛇的美餐。由於食物來源豐富，蝮蛇可以得到足夠的營養，因而能很好地生長和繁殖。

此外，蛇島上人跡罕到，敵害少，老鷹和海貓有時會攻擊蛇，但對蛇的傷害畢竟威脅不大。由於以上的種種原因，（秦成、新八七四八六）

遼寧旅順有蝮蛇島　條件優越蛇王大晒

內地行旅

九月往遊杭州黃山

秋高氣爽最爲適宜

黃山山頂氣溫頗低寒衣勿忘帶

李潤達小姐：

你擬九月遊杭州，順便往黃山一遊，問怎樣去法，其實，當你住宿在杭州華僑飯店時，旅店附設之中旅社，是有舉辦往黃山的旅遊團的，屆時你可以參加。

遊黃山一般旅程五天，如果時間不足，三天也可以。在九月遊黃山也算適宜，秋高氣爽，不過山腳和山頂的氣溫相差約十度，屆時飄零衣物也要適量携帶。

遊黃山有幾點事項要注意的，登山只宜携帶必需的行李，愈輕愈好，而且行李應背在肩膊上，不應手提；山上氣溫低，必備適量寒衣。

山上時常乾旱缺水，不一定每一住宿都可以洗澡，所以替換衣服不用多帶。山上天氣變化莫測，應携帶雨衣，登山要帶備水壺、適量開水、小量乾糧充飢，還要帶備手電筒、小量急救藥物，如藥水膠布、松節油等。

黃山特產包括毛峰茶葉、靈芝草、石耳、石魚、石鷄等。

遊罷黃山，欲往南京，從黃山有公共汽車直達南京，行車時間約十一小時，車票價八元。在南京可遊覽南天。

回程從南京乘搭飛機返廣州，最後從廣州乘搭火車返香港。（江嵐、新八七五三九）

義昭日月威震夏華的

關雲長

是否看作不育雙方要確切檢查

通天曉先生：

小妹與夫結婚已四年，一向無避孕，但至今還未有孩子，看醫生，均說雙方沒問題，不知是否與小妹常煲首烏飲用有關，因小妹有少許白髮，飲用期每個月兩次，丈夫也有飲，現想問首烏這種藥材，有否副作用令到難受孕？

看精子含量是否足夠，活動性能如何等。來信對這些均沒有提及，那就不算是系統性之檢查了。

來信提到首烏這種中藥，在藥物書籍內，它是屬於滋補藥，對受孕方面則未見拠到有抑制作用的。你若對其有可疑之處時，亦可將其停服一個時期者。（梁醫生、新八七九二九）

婦科

燕玲女士：

在醫學上，如果結婚之後，性生活正常，夫婦也無長時間分開，又無進行避孕。如此這般一年之內，仍然一無所出，也未有過懷孕之象徵，這種情形，就可作不孕來考慮了。

你們是結婚四年了，向無避孕，也未有過懷孕生育，這當然應算是不孕的了。

不孕的檢查，應男女同時進行，這樣才可以查到原因是出於男方或女方。來信雖然提到過作檢查，但是怎樣的檢查呢？則沒有提及，是專科檢查，還是只是看一般之醫生呢？你都應注意的。舉例來說，女方之生殖系統檢查，起碼也要作一些基礎體溫測試，看看有沒有排卵。而男子方面，起碼也要作一次精液檢查，看看有沒有畸形、其活動性如何等。

大婦已婚四年　至今仍未受孕

脂溢性皮炎　頭髮會脫落　唯今之辦法　內外要兼治

鄧耀輝先生：

洗頭時有一些頭髮脫落，只要不是太多，頭也未至於變禿，這應是沒有什麼問題，也非病態。如果脫得很多，頭髮日益變得稀疏時，這就可能有問題，應要注意了。

有一種脂溢性皮炎引起的脫髮，那是比較常見的。患者之表現是頭屑多、油膩大，因爲是一種皮炎的表現，也就損害頭髮之根部，這樣就可能引起脫髮的了。你的情況未知可是如此否；

脂溢性脫髮，其治療方面，當然是先要調理那脂溢性皮炎，而只要將皮炎治好，頭髮脫落的情形，當然亦會能有改善的。因此，建議你應要這樣處理。

冶脂溢性皮炎，可使用一種 Selsun 的洗頭水，其內含有硫這種化學元素，而這則是可冶脂溢性皮炎的。當然，這並非一用這種洗頭水就可立即見效的，但多用幾次之後，應是可以見效的。

內服藥物方面，可服用維他命B6與維他命B2，這對於脂溢性皮炎，也有一定的輔助作用的。（梁醫生、新八七九〇三）

生理毛飲

三個貝字

音何讀應

來函詢問之三字，各有三個「貝」字，並非從「頁」字，你因誤寫所以查不到讀音。

矗矗，作力之貌。張衡「西京賦」：「巨靈矗矗」。又「類篇」：「矗矗，聶也。」

矗亦作屑，龜屬。「升庵外集」謂龍生九子，各有所好，一曰矗矗，好負重。」矗矗亦作屑矗，見「本草綱目」。（兩字均讀備）（豐餘、新八七九〇二）

×× ××

楊書樂先生：

第一、二、三字均誤寫，無從奉答。

第四字「睿」，音銳，深明也，通也。

第五字「醐」，音胡。

酪之稱者也。醍醐製自牛乳，爲世間上味，故佛家以智慧輸入於人，喻以「醍醐灌頂」。（豐餘、新八七九一五）

說文解字

姓氏譜

通天曉先生：

勢煩先生在貴版介紹下列幾個中國姓氏：（一）「時」姓；（二）「茅」姓；（三）「毛」姓；（四）「巴」姓；（五）「都」姓；（六）「谷」姓。

龍依

龍依先生：

（一）時姓——晉大夫申叔時之後。

（二）茅姓——周公第三子封於茅，其裔以國爲氏。

（三）毛姓——周文王[illegible]之後，以國爲氏。見「姓源」。

（四）巴姓——「通志」氏族畧」：「巴」子國，子孫以國爲氏，漢有太常巴茂。又巴氏、爬氏本巴氏，後改。

（五）都姓——蘇氏之子封於都，爲都氏，見「路史」。按後世與鄭（大）谷姓又郤姓省文爲谷氏。（豐餘、新八七九一〇）

××

通天曉先生：

小弟欲知「陳」、「李」、「張」、「黃」、「何」五個大姓的出處。

周國青先生：

（一）陳姓——嬀滿既封於陳，其裔完奔齊，以國爲姓；又陳滅於秦後，滿裔軫，相楚，封潁川侯，因徙潁川，稱陳氏。

（二）李姓——皋陶之後，世爲大理，以官命族爲理氏；理李字古通，老子因組爲理官，以爲姓。見「北史」「李士謙傳」及「唐書・宰相世系表」。

（三）張姓——黃帝賜姓，見「風俗通」。「廣韻」：「軒轅第五子揮，始造弦，實張網羅，世掌其職，後因氏焉。」「唐書・世系表」：「揮爲弓正，賜姓張」。

（四）黃姓——出江夏陸終之後，受封於黃，後爲楚所滅，因以爲氏，見「廣韻」。廣東俗語謂「大肚黃」爲「江夏黃」，即本此。

（五）何姓——周武王叔之弟虞後，漢何武、唐何蕃。（豐餘、新八七九八七）

××

杜亦蔭先生：

（一）臧姓——「通志・氏族畧」：「鮮孝公之子彊，食邑於臧，因以爲氏。」

（二）鄢姓——鄢，姓也，以國爲氏。

（三）路姓——帝嚳高辛氏孫玄元，唐堯時封於路中，其後以地爲氏。見「唐太原令路公碑」。又陸終子求言之後，系出妘姓，見「因學紀聞」。

又路，水名，因以名縣，居者氏焉。見「急就篇」注。

（四）景姓——春秋楚王族三姓之一，或曰齊景公之後，以謚爲氏。

（五）全姓——三國吳有大司馬全琮。（豐餘、新八七八三五）

陳李張黃何五大姓　出處如何逐一介紹

牧函　李書樂

唐滿華　龍依　周國青　余文　杜亦蔭　何連平　燕玲　王刁年　李潤達　文林　周世基　龍依　鄧耀輝　刊覆　夏奇　黃志明　問花人

黃志明先生：

稱陳氏。

（二）李姓——皋陶大理，世爲大理，以官命族爲理氏；理李字古通，老子因組爲理官，以爲姓。見「北史」「李士謙傳」及「唐書・宰相世系表」。

（三）張姓——黃帝賜姓，見「風俗通」。「廣韻」：「軒轅第五子揮，始造弦，實張網羅，世掌其職，後因氏焉。」「唐書・世系表」：「揮爲弓正，賜姓張」。

（四）黃姓——出江夏陸終之後，受封於黃，後爲楚所滅，因以爲氏，見「廣韻」。廣東俗語謂「大肚黃」爲「江夏黃」，即本此。

（五）何姓——周武王叔之弟虞後，漢何武、唐何蕃。（豐餘、新八七九八七）

××

杜亦蔭先生：

（一）臧姓——「通志・氏族畧」：「鮮孝公之子彊，食邑於臧，因以爲氏。」

（二）鄢姓——鄢，姓也，以國爲氏。

（三）路姓——帝嚳高辛氏孫玄元，唐堯時封於路中，其後以地爲氏。見「唐太原令路公碑」。又陸終子求言之後，系出妘姓，見「因學紀聞」。

又路，水名，因以名縣，居者氏焉。見「急就篇」注。

（四）景姓——春秋楚王族三姓之一，或曰齊景公之後，以謚爲氏。

（五）全姓——三國吳有大司馬全琮。（豐餘、新八七八三五）

通天曉主辦　務服坊街